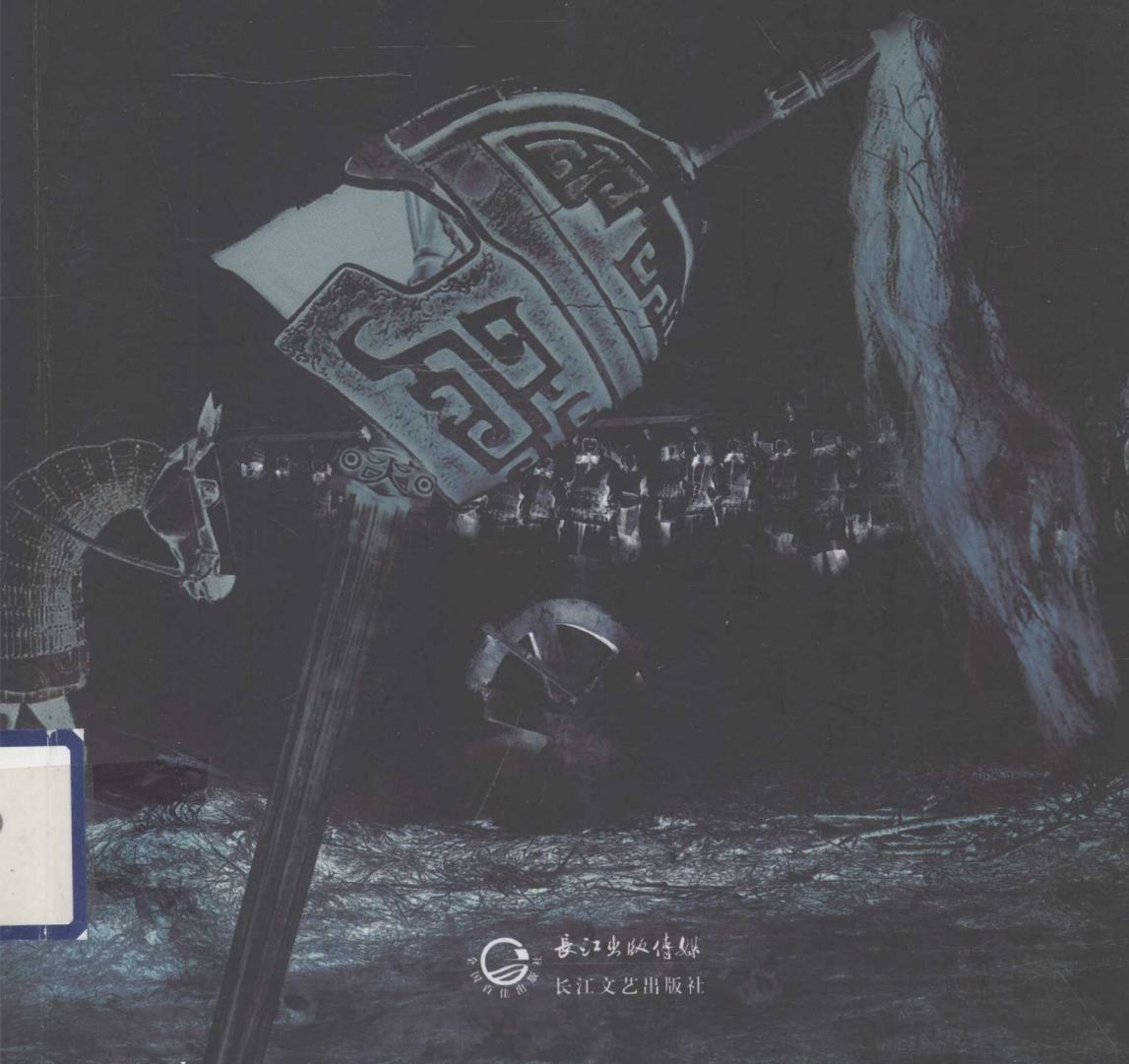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风狂飙，席卷万里，马蹄踏处，即为大唐！

# 失落的唐骑

## 之 丝绸之路的幽灵

阿菩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

# 失落的唐骑

## 之 丝绸之路的幽灵

阿菩◎著



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



1288675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的唐骑之丝绸之路的幽灵 / 阿菩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047—9

I. 失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5710号

责任编辑: 康志刚 孙琳

责任校对: 陈琪
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---

出版: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19.7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2年9月第1版

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47千字


---

定价: 2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# 目 录

## 1 第一章 海市蜃楼

骷髅旁边有一个特制的袋子，摸上去质地有些奇特，袋口不是用拉链而是用纽扣扣住的，张迈好奇心发作，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，里头掉出几件东西来，一件是个卷轴，有点像电视里见到的圣旨，轴骨竟像是玉的，没有一点瑕疵，一件是个鱼形令牌，此外就是一把匕首！

## 12 第二章 杀人见血

张迈站了起来，横刀望着那几个已经爬近了的回纥人，他其实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，但身高也有一米八五，而且刚刚杀了两个人，手持血淋淋的横刀，居高临下地站在那里，吓得那几个爬近城墙的回纥人赶紧溜了下去！

## 21 第三章 改姓毁宗

尤其是他最后一句话，更是他昨晚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

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，要想活下来，一定得有武艺，而最好的武艺，无疑就是在战场上直接经受战争的洗礼！

## 36 第四章 玉石俱焚

郭汾从密道出来已经有一会了，却还呆呆望着密道的入口发怔，忍不住流泪，她的嫂子同时也是她的闺蜜杨清叹道：“莫再看了，若果碎叶守住了，我们就能去找他们了。”

但碎叶要是守不住呢？那刚才的一别就是永诀。

## 44 第五章 血污之城

如果说有什么异状的话，那就是城内到处都是死牛、死羊、死马、死猪乃至死鸡死鸭，全部都被割喉放血、开膛破肚，回纥人里有一个老兽医，检查过这些家禽家畜的尸体后确定并非中毒或者瘟疫，马斯乌德道：“这些必定是他们带不走的東西，汉人最坏了，自己带不走的東西也不肯留下，宁可毁了，按他们的说法，把东西留给敌人便叫资敌。”

## 64 第六章 战后修炼

大刀密进，就像一面刀墙一样推了过来，眨眼之间已经推到了张迈所站的石头前面，张迈只觉得眼前一晃，心里忽然生出大恐怖来：这刀墙离他虽然还有好几步的距离，但他却仿佛看到自己连同脚下的大石头都被硬生生绞碎的场面，一时间口干舌燥，喉咙里呻吟了一声，竟忘了对方只是演练，几乎就想逃走！可两脚却僵在那里动弹不得。

## 73 第七章 汾阳兵典

张迈完全愕然了，他拿起其中一本兵书来翻开，里面果然是图文并茂，若留之后世，应该会成为研究大唐军事的重要资料，可自己要想把它们读完，怕不得读个几年！眼下他哪里有这个功夫！

真要把这书啃下去么？真要能啃下去，那自己多半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冷兵器军事专家了。

## 81 第八章 神秘的历史谎言

人群中疑心病最重的人，一下子就念到了张迈的这些软弱、无能、狼狈，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的时候，这种疑心似乎也能传染，通过一个眼神、两声嘟哝，消极的情绪慢慢散播开去，在“群疑”与不满中，千百人的眼神开始动摇了，在大众会聚的场面上，从怀疑到失控，或许只是一线之间。

## 96 第九章 信念：大唐仍在

在那一刹那张迈下定了决心，既然已经撒了一个谎，那就再撒一个更大的吧！

“大唐还在！”张迈斩钉截铁地说！

数千人均是心中一喜：“还在？”

“对，还在！不但还在，而且已经复兴了！”那声音，那表情，似乎连他自己也确信如此！

## 105 第十章 幽灵轻骑乍现

虽然昨夜一夜没睡，但张迈此刻的精神却显得很足，声音也很洪亮：“对，我们不应该想着耕种、牧养，不应该只是想着躲避，想着固守，在遇到敌人侵犯的时候才防守反击——那是我们在中原时的做法啊，可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。”

## 119 第十一章 战还是和，是个问题

“这件大事，干系合族身家性命，我也不能自决独断，诸位且先回去，再作深思熟虑，然后转告所属里民将士，今晚三更至四更十分，全族十六岁以上男子各到碎叶河边折河草一支，支持张特使的，放在张特使门前，支持杨副大都护的，放在杨副大都护门前，明日盘点河草支数，以定去向。”

## 133 第十二章 纳贡不称臣

“那十四万人，为何要解甲？难道他们个个都是懦夫么？若是奋起一战，难道就打不赢？就算最后真的输了，也不枉了好男儿的一腔热血！可他们为何却这么轻易就降了？”

## 148 第十三章 棋势连环

片刻间全军尽数醒转，立刻又上马奔驰，到第三日中午以后开始看见路边横卧着尸首，有的是牧民装扮，有的是回纥士兵装束，张迈便猜是这些人是回纥的探子、侦骑，已被唐军

的前锋所杀，杀了人后随手丢在路边，连收拾都没那功夫。

## 162 第十四章 征途之始

“我还可以走路！还可以骑马，万一到了哪里走不动了，你们就把我丢下，不用管我！当初回纥攻城、少年们退入星火岩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老不死不都准备与城同亡了吗？如果没有张特使的焚城之计，我们这些老骨头早就化作灰烬了。反正留在这里也是等死！现在这条老命是捡来的，多活得一天都是赚了！”

## 177 第十五章 四面袭扰

他指着地面上的一些窟窿：“那是葛逻禄人的立帐处，他们连夜迁走，当然不是好心将这片草原送给我们，而必是奉了回纥人的命令，或许是在为回纥人集结大军争取时间，或许已经在前面安排好陷阱等着我们了！”

## 196 第十六章 假夜战

举眼下望，见那将身后带着十余骑，也不管黑头乌护人多，就朝战阵中心冲了进去，撒拿一惊：“这人不要命了么？”这时双方都是手持火把夜战，那员大将冲到阵心，长枪点出，便有一把火把熄灭，显然被他点中之人已被杀死！再一抖，连灭两支火把，枪势运成弧



形，一个横扫，左侧围上来的七八支火把同时熄灭，同时有战马惊嘶，想是他这一挥之间已连杀七八人！

## 205 第十七章 碎叶屯军后裔

“这些人历代都是大汗的农奴牧奴，于西域诸族中最为卑贱。他们原本都改了葛逻禄的姓氏，但因葛逻禄不与他们来往，慢慢的又改了回去，那谋落乌勒是为了谋个出身才改了谋落的姓，我听说他本来好像是姓李。”

## 221 第十八章 汉宣定胡碑

几个青年将士齐声领命，对着石碑挺立诵读，其实这石碑的字迹已有一半看不清楚，与其说是读碑，不如说是背诵，但听他们雄壮的声音一字一顿，将这道虽只十六字却气壮山河的汉宣定胡碑读了出来：“凡日月所照、江河所至，皆为大汉之臣妾！”

## 233 第十九章 狼牙营

可是，所有和汉人作对的马背民族，无论全盛时期有多么的辉煌，最后都只有两种结局：要么就是南附汉化，最后消失于无形！要么就是被迫西迁，然后逐渐衰落。从来没有一个被迫西迁的马背民族能够打回东方去，夺回漠北的广袤草原——”迷律兰珠说到最后，眼神也黯然了下来：“我们回纥，也是如此！”

## 244 第二十章 畏唐威德

那使者连连顿首，张迈注意他脸上神色，却没什么变化，只道：“我部久畏大唐威德，又受回纥欺压，只是回纥势大，我们这些贫苦部落也是敢怒不敢言，如今幸而唐军从天而降，杀马斯乌德，败霍兰，又一把火烧掉了阿尔斯兰的行宫，为伊丽河诸部出了一口恶气，自今往后，我部愿以唐军马首是瞻，每年春秋二季，都会到张特使帐下纳贡问安，以表我部之赤胆忠心。”

## 253 第二十一章 致命缺陷

郭师庸道：“他们不是自己不来，而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到达，所以我料八刺沙衮方面应该是先派了数名使者，飞骑至夷播海附近诸部，调遣他们将我们困住，只等回纥大军一至就马上动手。”

## 263 第二十二章 昭山夜宴

海东部的族长还未表态，幕后一个人桀桀笑道：“汉人就是好面子，只要奉承他们几句，说他们是天朝上国，他们就会飘飘然了，你叫几个长老去吧。土伦汗的大部人马尚未到齐，可还得再拖他们一拖。”

## 273 第二十三章 狼牙初试

他武艺不行，骑术却好生了得，斜刺里冲出，以一冲之力硬生生以己马撞上了对方的侧面，呼一声竟将对方撞得歪了，小石头纵马赶上，猿臂伸出，趁着那骑士慌乱硬生生将他提了起来，大喝一声抛在了地上，缰绳一勒，座下黄骠马一声嘶鸣，人力而起，双蹄踏下，将被攢在地上的回纥骑士踏得脑壳崩裂，脑浆流了一地！

## 292 第二十四章 又见谋落乌勒

就在大军渡过了碎叶河后，安守敬正率人毁灭踪迹，忽听有人以胡语歌唱了起来，歌声充满了哀伤和无奈，那却是一首匈奴名曲：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亡我焉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……”

## 第一章 海市蜃楼

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但张迈却觉得自己如同身处上古传说中那个十日时代，酷烈的阳光就像要蒸干身体里的所有水分，靴子踩着黄沙，也是哧哧作响，发出让人难受的声音。

就连风，也是干燥的，空气中没有半点湿润的因子，这里是亚欧大陆最深处，东西南北离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、北冰洋都有万里之遥，海水汽云根本到不了这里，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湿润的，只有从亘古冰川上淌下的河流。但这里却是沙漠。

和驴友们已经失散两天了，又在沙漠中迷了路，张迈开始后悔这次的旅行。

好死不死，山清水秀的苏杭、四季如春的云南、古迹如云的西安都不去，上海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更是腻了，偏偏就很想看看大漠，看看黄沙，看看雪山，看看绿洲，看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骑一下天下无双的汗血宝马，品味一下名扬千古的丝绸之路，于是储够了钱和假期，从兰州开始，一路跑到这国门之外的中亚来。刚刚见到大漠、草原、雪山、戈壁的时候，倒也是心胸为之一畅，天地为之一宽，但现在张迈却后悔得要死。

来这种旅游产业开发得不够完善的国度自助游，实在是件危险的事。

摇一摇水壶，将最后一滴水吸进嘴里去。

“妈的，再遇不到人，我只怕真要死在这里了。”

啪一声，脚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，一看，竟然是一堆死人骨头！

“呸呸！晦气啊！不行，得赶紧走！要不然真会死在这里的。”

赶紧加快脚步，看着指南针不断地往东——从发现迷路那一刻开始，他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，在沙漠里迷路，认定一个方向走总胜过没头苍蝇般乱窜。可是走了不知多久，又看见了那个骷髅。

“糟糕，难道指南针坏了？”

在第三次看到这堆白骨的时候，张迈烦躁地将指南针一摔：“无良奸商啊！这种救命的东西也不将质量做得好一点。”

从迷路那天开始，手机就一直打不通。

而这时，沙里的指南针又忽然乱转起来，转得比风扇还快，好像周围的磁场发生异变一般。

“邪门……邪门！”

但这时张迈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就坐在白骨旁边，要想个办法来走出眼前的困境，脑袋偏偏却一片空白，眼角扫了一眼那堆枯骨，这个可怜的人如今已经烂得没一点肉，看来已死了不知多久了，骷髅旁边有一个特制的袋子，摸上去质料有些奇特，袋口不是用拉链而是用纽扣扣住的，张迈好奇心发作，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，里头掉出几件东西来，一件是个卷轴，有点像电视里见到的圣旨，轴骨竟像是玉的，没有一点瑕疵，一件是个鱼形令牌，此外就是一把匕首！

匕首的柄竟然也是银制的，纹着一个麒麟头，抽将出来，寒光砭肤，看来不是一件凡物。将那卷轴打开，竟是竖排繁体字！繁体字虽然看着吃力，但也不至于不认得，可是通篇读下来，却全部都是古代中央朝廷的语气。

天，还真是圣旨不成？

张迈文言文的功底一般般，那些圣旨的修辞看起来有些艰涩，有些字甚至不大认得，但读了两遍还是了解了个大概，知道这道圣旨是在表彰一个叫郭昕<sup>①</sup>的人，说他在危难之际为国守土有功，为此任命这个郭昕的做

安西大都护<sup>②</sup>、四镇节度使<sup>③</sup>，同时诏令他麾下的四镇兵将升迁七资<sup>④</sup>。

安西大都护？四镇节度使？升迁七资？

张迈的历史知识普普通通，中学时背历史教科书应付考试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，有些弄不明白这些官衔和术语，但节度使他还是知道的，在古代好像是省长级别、军区司令的大官啊。至于安西，从字面看来，应该是国家在西面的行政区域建制，加上这圣旨发现的地方，推测起来，或许就是古代管理西域的衙门吧。

再看看圣旨所标的年号，竟是“唐建中二年”<sup>⑤</sup>！

“唐朝！”

张迈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。

那可是一个遥远而又梦幻般的时代。至于建中二年具体是什么时候，他就知道了。

“如果这是真的话，这家伙在这里躺了一千多年了？”看看那堆白骨，他忽然打了个哆嗦，“我不会也和他一样，就死在这里，等一千多年后又有一个倒霉鬼来发现我吧……”

手里这三件东西，如果是真的话倒都是古董，现在古玩行情好，拿回国去，只怕能卖个十来八万的，运气好的话也许成千上百万，但现在张迈却不要千万身家，他只要一壶水……

眼睛有些迷糊了，他看见远处出现了一场战斗的情景，哦，不对，应该是一场屠杀：一伙面目狰狞的外族人，正骑着马，拿着刀剑在屠杀一群穿着中国古代服装的人。

没有声音，只有影像，就像一出电影默剧……

是幻觉吗？还是海市蜃楼？

影像中的中国人不断奔逃躲避，一些武勇的男子奋力抵抗着，但许多老弱妇孺还是没能逃过外族人的快刀。

喉咙里的鲜血喷了出来，还有孩子被弯刀划破了肚子，肠子都被拖了出来！

这不是电影！

那种血腥的场面绝不是特技，没有声音，但从这些老弱妇孺张口的

神情中，张迈却仿佛听见了他们的哀号与呻吟！外族人却在大笑，一边驾马踩踏地上那些还没死透的老弱……

虽然自己已经身陷绝境，虽然明知道眼前的一切都只是影像，但张迈还是看得怒火中烧，几乎就想冲上去，不过他却没有力气了。

“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，难道是几百年前的事情留到现在吗？海市蜃楼能将影像保存这么久？”

刀光一闪，一个少女砍翻了一个屠杀者，救出了一个小男孩。在她身后，冲出了一队古代中国骑兵。

“好样的！”张迈赞了一句，但由于干渴，已经发不出声音了，跟着便见那少女的面目更加清晰了，虽然脸上沾着风沙与血污，但那五官却很标致，竟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美眉呢。

张迈越来越没力气了，身体很累，很累，似乎连撑开眼皮都很难了。在迷迷糊糊间，他仿佛看见远处有一头骆驼走来，骆驼上有一个年轻的女人。

“又是幻觉吗？”

骆驼走得更近了，骆驼下的年轻女人跳下来，走近自己，她的面目也更清晰了……

啊！竟然就是刚才海市蜃楼中的那个古代美少女！

她从海市蜃楼中走了出来了？

不对，这应该也是海市蜃楼。

不过更靠近了看，她也还真是漂亮，英姿飒爽的，没有半点矫情，在都市里，在办公大楼内，张迈可从没见过这种气质的女孩呢。

女孩蹲了下来，张迈则伸出手去，想临死前摸摸这个女孩的脸——尽管知道这一摸上去手一定会从影像中穿过去，什么也摸不到。

他的人实在没什么力气了，还没碰触到“影像”的脸，手一软，竟搭在对方的胸脯上！

软绵绵的……

再按一下，捏一捏……

还是软绵绵的，貌似还有温度，手感爽极了……

实体？

这不是幻影？

女孩本来是在探查张迈的情况，哪知这个家伙临死之前竟然还对自己伸出咸猪手！两条柳叶一样的眉毛竖了起来，伸手就是一巴掌！

啪——

好大的力气啊……

脑袋嗡的一声，张迈终于晕了过去。

左边脸颊还热辣辣的疼，嘴唇却感到一丝清凉，好像是水。

身体好像渐渐有了力气，在看到东西之前，先听到了声音，有许多人在说话，那口音有些古怪，有点像粤语，又不完全是，似乎南方话和北方话的因素都有点儿，但依稀还是听得懂——是中国话。

得救了？

“啊！特使好像醒了！”

特使？

张迈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好像是躺在一个山洞里，几个人围了上来，其中两个是五十多岁、穿着古代衣服的老家伙，一个中年汉子，一个青年，不过让人欣喜的是那个英姿勃勃的美眉也在其中，只不过和张迈眼神接触的时候，她赶紧将眼光一开，略显羞涩。

“特使，你醒了？”最老的那个人开口说。张迈不是语言学家，没法从口音中分辨出他是哪里人，但听起来就像某个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，很不“标准”。

“什么特使？”张迈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可能是干渴太久的缘故。

这群人在干嘛？演戏吗？张迈知道沙漠中偶尔也会有一些剧组来光顾的。

“尊驾不是特使吗？不是长安来的特使吗？”另外一个老人说，他的模样，有些凶狠。



“什么长安来的特使？”

长安？好古典的叫法啊，那个城市，现在不改名叫西安了吗？

“尊驾不是特使，那这……”先前那个老人取出那圣旨来：“这圣旨如何会在你身上？”

张迈脑袋有些嗡嗡作响起来，隐隐感到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他见那个老人眼睛里射出警惕甚至质疑的光芒来，感到如果自己一个应对不善，或许就要出事。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们……你们究竟是谁？”

那些人对望了几眼，那少女说：“我看……特使也许是累了，身体还没恢复，所以神志有些模糊。”

最老的那个老人点了点头，似乎认同了那少女的说法。

“汾儿，你留下，照顾特使。”

他们走开了，在离张迈七八步外的地方围聚着，小声商量着什么。张迈隐约听见什么：“难道他不是特使？”“可他说的话是华言啊……”“华言是华言，可他的口音不对。”“虽然不对，但也不是胡音，咱们大唐幅员辽阔，方言众多……或许……他是什么地方的人。”

随着逐步清醒，张迈的脑子也越来越清晰，他想问那个美眉：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但话到嘴边，却变成了：“你叫汾儿？”

少女嗯了一声，似应非应。

“我晕了之前好像对你……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美眉的脸红了起来，忽然叫道：“爹，他好像清醒了。”

那几个古怪装束的人又围了上来，然后那个有些凶狠的又是那句话：“年轻人，你究竟是不是长安来的特使？”

张迈直觉地感到，如果现在就老老实实在地否认，只怕没好事。

还是别回答，先问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我才醒来，你们就忽然问这问那的……”张迈说：“我倒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是谁！还有，我的东西呢？”

他发现自己的包袱，还有那三件古董都不见了。

几个老人又对视了一眼，终于，最老的那个拍了拍额头：“哎哟，